





東本按音釋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三

論

封建論

柳論獨有  
封建得意  
餘德不及  
韓

詞強氣盛  
理昧神融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  
 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  
 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  
 勢不可也勢之來一本下其生又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  
 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側洗切文處鹿  
 豕彘音不狸子曰人不能搏噬音博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  
 有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



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六者焉德又大者一本又字下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

矣又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居布履星羅覆一本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守舒故切扞音於詩公侯于成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郊特牲篇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矢禮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並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不所魯公卒同人殺戲而立括出國語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一本下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公三年楚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杜預注云示欲射王中肩者有之左傳桓公五年鄭伐凡伯誅長弘者有之長音長左傳隱七年我伐凡伯天下乖謮音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



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掉徒弔切遂判為十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謂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合為七國合一本作五謂秦楚燕齊韓魏趙威分于陪臣之

邦謂田氏篡齊國殄於後封之秦秦伯益之後其未孫非子周襄公救周二室東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

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

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

大壞其有由矣一本无其字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

謫戍之徒陳勝吳廣等圍視而合從子容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

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

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

急掉

漢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而一本國

平城高祖七年病流矢高祖十二年擊黠布為陵遲不救者三代後

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武帝時主父偃請分王國然而封

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

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

有叛將而無叛州叛將謂藩鎮節度使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

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

矣列侯驕盈躓貨事戎躓音讀事戎謂州兵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

編法縱橫  
血脈自并

重複裝揮



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與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孟舒魏尚並守雲中聞黃霸之明審潁川觀汲黯之簡靖淮陽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

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及斥之矣及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一本違矣上下令而削之締從將容切交合從之謀締丁計切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眦亦作眦疾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



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  
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  
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  
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格湯武  
之所不得已非公之大者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  
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  
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  
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  
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  
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

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  
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  
意也勢也

####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見管子牧民篇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  
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  
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  
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  
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  
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



賈生翻案

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息義主斷息者親之  
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  
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  
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  
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  
人既蔽惡矣苟得矣諸本作而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  
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  
之言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見孟子未之盡也夫天之貴

可刪  
吾所不解

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俾為不靈音卓大者聖神其  
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  
德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  
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聰聰於  
獨見音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  
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  
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  
義忠信猶春夏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  
而行陰陽也宜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  
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女巧切撓也明之不至耳



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  
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  
而奮者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具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  
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  
之遠遜志之怕又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  
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  
有常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一本所字或  
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  
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其理自正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

出左傳昭公十九年

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

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

而失官之事者

一有也字

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

乃字無夫皮

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

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

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

官是一本

是故立之君臣官

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

行音航左昭

內列位常處

謂之表著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

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

周禮太宰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

陪臺出左

昭公七年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



黜遠鞭扑桎梏斬殺之慘遂去声扑音卜切擊也字從手桎居沐切手械也桎居棟居玉二切兩手

其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扶問切而無

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

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

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禮記內則篇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

抗在下不為損矣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

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工一本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

天下也一本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

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本無是非

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論禮記月令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

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

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

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

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

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定力下音

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



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  
不作孟秋納材蓄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  
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趨後遇切疾務蓄菜  
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音且修囷倉困區倫切謹蓋藏勞  
農以休息之勞即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  
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  
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  
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  
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省息并切察也賜貧窮禮賢者非夏  
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

確論

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  
老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丁浪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  
黨易關市易去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  
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  
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  
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  
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  
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氣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孰嚏瘧寒疥癘  
之疾效苦代切孰音東月令人多孰螟蝗五穀瓜瓠果實  
不成逢蓄藪莠並興之異女火胎天傷水火之訛天鳥冠我來



入相掠音諒奪也又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  
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  
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  
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  
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  
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一有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  
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  
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

術亦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

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

一本行字下有字防昏亂之術為之勤上然書於方冊與亡治亂之致

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

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

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厭一涉切塞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

多孰與畏人之言使上者言仁義則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

不悟焯音灼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

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衰上居宜切下與邪字同二字出周禮

其有囂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



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循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闕

斷刑論下

余既為斷刑論斷都玩切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

傳襄公二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者一本秋下有冬字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一本春下有夏字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音區下同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一本刑下有之字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乎一本是知蒼蒼者



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  
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  
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  
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  
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三木謂項手足皆有械加連鎖  
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更平声一本作更瘁不得搔痺不得搖痺必至病  
足氣不至病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莫切  
切支不得舒怨號之聲怨音冤平声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  
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  
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

卓論

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  
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  
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  
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  
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  
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  
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  
非權則泥乃計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張云丁浪斯切下同  
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  
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



孰謂柳子  
不知道

此篇殊少  
味

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 辨侵伐論

在集賢院為徵天下兵討淮西作  
時德宗貞元十五年討吳少誠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左傳莊公二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賸人之財賸一作沒一作私一作傷童云音宣縮也

老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後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備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詰警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脩其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以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暴音僕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



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  
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  
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  
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  
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其侵伐之論  
則善矣

###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左傳隱公三年曰賤妨貴少  
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滂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必陵  
長小加大滂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

亦平

親新聞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  
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  
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  
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一本无者字使親而舊者  
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  
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  
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一本之下有  
為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  
一本有矣字自中人而降守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作賊一固不乏  
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左傳成公十八年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子



名目夷宋襄之庶兄事見左傳僖公八年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張祿

范雎也穰侯魏冉也史記秦昭王事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成璜謂魏成翟璜也史記魏文侯事

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載記苻堅胡亥任趙高

而族李斯乃滅秦二世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

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兢兢

而不安童云兢兢視結切既五忽切不安也潘云作兢兢云諸韻並作兢兢頑書作机理後答許原兆書無瓦因此兢兢字

非兢兢音中列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

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

而沐之童云沐音休又况羽切皆痛念声也以為狂為怪而欲

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

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冷語不可忽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鞮

童云上步忽反下都黎切晉寺人名

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

張云初危切晉大夫也

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媒音薛讀也謂寺人即今之宦者以忝王命而晉

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搏謀於卿相而獨謀於

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

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之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



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

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

進豎刀以敗刀字亦作貂齊威公用之由則獲原啓疆適其始

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觀去聲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

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左傳二

策命晉侯為侯伯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

鞅於亮切史記商鞅入秦因寵臣景監以見秦孝公弘石得以殺望之漢元帝時宦官弘恭石顯譖殺蕭望之

之設之者晉文公也設一本作誤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

舉也蓋矣問也一本作問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沉於

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

許世子止趙盾之義盾者徒本切魯宣公二年趙盾殺靈公春秋許悼公疾飲天子之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駁復讎議

唐書孝友傳載徐元慶復父讎自因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閭蒸時歸其言後禮部負外

即仰宗元駁之駁音利

臣伏見天后時唐武后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邳音圭父爽為縣

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東身歸罪常時諫臣陳子昂建

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

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

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治一本其本

文謹嚴而不  
吝乎齊衡  
之行也



則合其用則異種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

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

于後代移義者不知所向遠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

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秉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

刺讞其誠偽童云獻語塞魚列魚戰三切並議罪也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

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虐之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

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

下蒙冒額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曲禮

云父之讎不與其戴天寢苦枕于弗與其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然自克

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

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

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吏之

法是悖鷙而凌上也童云厚音字鷙音教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

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雜救是惑

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

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

弱而已其非經誓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

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禮地官又安

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

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定公四年今若取此以斷西下



老吏筆

湘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成王與弟唐叔虞戲封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當並如字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中去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

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當丁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東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缺傾雪切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童云佚夷質切周武王時大史尹佚事見史記晉世家

辨列子

列禦寇所作唐號  
冲虛至德真經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  
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  
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繻音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  
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  
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古文信字齊康公七  
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  
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  
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在周為放依其  
辭放方切其稱夏棘祖公紀渚子渚音首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  
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

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  
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列子篇各  
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  
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 辨文子

或曰姓辛名妍字文子号曰計然葵丘濮上人范蠡之師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

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訓注或謂其書錄老子遺言

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

考即考字蓋駁書也

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

竊曉然而出其類

曉音堯山高貌或作堯

其意緒文辭义牙相抵而不



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歛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  
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  
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為去聲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  
曾參最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主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老  
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  
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  
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

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  
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堂有師之號矣今所記  
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  
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  
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  
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  
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



器也覆敷上言堯舜之不遭言一本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

勢作下言一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

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

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

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 辯鬼谷子

戰國時人隱居穎川陽城之鬼谷蘇秦張儀之師

元其好讀古書然其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

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斂音

斂音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

保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

法騰蛇分威法伏能散勢法驚鳥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

益奇而道益陋張云陋音使人徂狂失守徂子而易於陷墜幸

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

矣

### 辯晏子春秋

齊相晏平仲名嬰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

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

人者為之墨好後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者其事以



增高為已術者且其言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又夜者  
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  
襲交古治子等尤怪誕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  
景公勇而充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  
曰三子計功而食之云云公孫捷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  
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  
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又徃徃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  
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  
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  
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 辯亢倉子

唐號洞靈真經潘云亢音庚莊子作庚桑楚楚名  
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唐新詔云道家有庚

者世无其書開元末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  
之序云唐桑亢桑亢倉一也唐藝文志以為襄陽  
元士

大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童云上烏罪切或作嶮下  
力罪切或作壘莊子音注

云嶮壘山名也或云  
在魯又云在梁州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

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  
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  
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 辯鷓冠子

童元鷓音昌楚人居深山  
以鷓鳥羽為冠鷓似雉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鷓冠子鷓冠子上九  
篇論三才變



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  
兵篇頭與與鵬賦相亂  
余往來京師求鵬冠子無所見至長沙

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

好事者偽為其書友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

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

鵬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

真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

不類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五

碑

箕子碑

殊未見所長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難乃且切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

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

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

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比干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

仁矣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與音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

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墓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

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

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音仙東夷地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

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民犯

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无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其田民飲食以藟豆為可貴比仁賢之化也出前漢志率是大

道聚於厥躬重子藜徒紅切正作叢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

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庶其年作廟汲

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後有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重云憲音顯中肅注

盛貌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汗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

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

而伸詘音屈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易明夷卦文王以之箕子以之大明

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 道州文宣王廟碑

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

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

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禮爰自京師大學

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重云燎力照切宿燎

謂庭燎設懸罇俎旂章罇音尊粢稷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



道闕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庫陋庫音掾

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慶

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羨地豐衍端夷水

環以流有類宮之制類與泮同諸侯學曰類宮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

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儆即就切崔也逾年而克有成廟舍

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肄羊至切習也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

以毓蔬毓與育司蔬菜也權其子毋贏且不竭贏音盈母謂本錢子謂利息由是邑

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更平聲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

也法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天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

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

第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一本作曰則一本作則由

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邊豆既嘉

笙鏞既成張云鏞鍾名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

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

聖董云音辯俗作誓助教其學生其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

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群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

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感不可犯也惟公探

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魯侯公名能修類官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



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益  
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童云振音真仁厚也

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

獻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

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忻以歆張云歆音希歆也思報聖功

卜遷于嘉惟吉之逢昉昉其原童云昉均勺二音既美且大渙其流

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繫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

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

于一本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衷默以聽平

起得重

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休莫不充盈歸于心父子弟

允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疚音究公斯考禮民

感休嘉感一本從于魯風祗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

于王休命是荷荷音河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醕申申醕音脗少二飲酒食

已而蕩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頻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椎音推髻音計漢書

注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卉音毀絺葛之屬攻劫闖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

不能威至于有國至唐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

令進用文事一本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



義旋辟唯諾

旋音璿辟音璧又音避唯以水切

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

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

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莫薦法齊

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泊于羸財取土木金

石徵工僦功完舊蓋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

法庭祇會群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

夷其時門人猶有感聖言今夫子代于有餘載其教始行至干

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

臨而炙之乎後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

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

碣

書

謂子欲居九夷

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

麗音麗牲音牲

入廟門麗于碑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播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

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名祗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為棟

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鑿屋令裴均童云鑿屋至音周質縣名虔

承聖謨荆制祠堂乃徵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

板榦榦音榦柱礎音礎陶甃甃音甃築垣壙壙音壙恢度

舊制立三雉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霑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

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并蹈布野於是



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

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

終南據天之中終南一名中南山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音耶谷名長四百七十里

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又西至隴首山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商山之顏二

漢溝又東至于大華去声西岳也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

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瓊琳琅玕音球玉名琅玕石而似珠出禹貢夏書載焉

紀堂條枚出毛詩秦風紀其也堂畢道平如掌也條桐也枚榘也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

對于禱祝一本作祀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沴音矣妖氣也厥功章明宜受大

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

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

轉若豐我公田送及我私梁盛無虞儲峙用充儲音除峙直里切厥

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

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崇寧音詠于並祭名皆

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庫陋庫音婢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

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為豐

稌實我梁盛平聲人賴蕃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七靈山興利

產財作固鎬京鎬下切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弈七新廟

張云弈音力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導暢純

精邑吏嗇夫貽背鯢齒鯢音其鯢音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

皓宵秦碑



金石永世飛聲

此文用奏碑體三句一韻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雍州雍於用切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

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厲疾崇

降則禱之

張云崇音遂神禍也

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

帝遇灾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

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闕棟宇階室之廣

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謠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

刻在金石文曰

文序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臯祗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程

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

其遂聞詔事嘉異勞主者甚厚

勞力到切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

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

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

張云上姑頑切下陵之切

廉毅肅給威斷猛

制之令行于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

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

傳館切驛也

平易道路

治也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甸服

取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

也不可以不志

惡德不長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定司功緣守令彭城劉知

唐有司功參 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

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群吏洎眾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

羸羨延面切均節委積童云上於為切下子智切聚咸執牘聿

說文牘書版 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度徒洛切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

陶埴于水涯張云埴音植延也童廼桴廼載工逸事遂作貌顯

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真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

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

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囀囀上承輝光克艱以文德

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毆彼麋孽毆彼音厚

弗爰即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奸音有翼其躬有必其

馨必香也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媿汭張云上俱為切姓神位湘澣音

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既周禮畝牧

毛也牛純色曰牲編相逼切副辜祭 椒馨爰童云播先呂胤

于萬年期保尹祐潜火煽孽炖于融風童云炖他昆神用播遷

時罔克龔邑令群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

童云桴芳无切編竹木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繫嚴清

間陪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也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



古玉一作玉以對嘉祉南風溘溘私呂切湘水如舞將子無謹神聽  
鍾鼓豐其交執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浦娥為室女淵懿請專雖小禾切  
家未嘗出游治締為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  
卒即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  
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  
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上音寃下音豪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  
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詒一作詔其辭  
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游

織葛締紵童云織思廉切締丑知切細葛也紵直呂切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

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乎一本作于或作於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

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蒲比切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質已殂

龜鼈黿鼉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

鄰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列女傳齊景公有所愛槐傷槐者死嬌父

衍醉而傷槐景公使拘之嬌造於晏子之囚趙姬完父操棹爰謳

同上趙津文娟者河津吏之女趙簡子南擊楚吏醉不能渡簡

子欲殺之娟懼願備父持揖中流發河激之歌簡子以為夫人

肉刑不施漢美淳于漢淳于公有罪少女緹烈烈孝娥水死上

虞後漢曹娥上虞人父盱能按節抗歌婆七樂神逆傳迎伍君

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哀吟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抱



父出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怕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文家世  
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  
茲立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

廟碑 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中曰賢者圖國忘死貞之大左傳昭公

元年趙孟曰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

施之常道施去聲睢陽睢息遺切唐睢陽郡乃宋州所以不階王命橫為凶威

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此乃南齊雲天

與拳勇毛詩注神資機智藝窮有中去聲謂善射豪出千人不遇興

二甚

言言眉之都尉漢武故事上至即省見一即鬚有皓白謂之

會稽會稽數奇見惜挫後臂之將軍童云數所角切于居宜切後即

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奇隻不偶也天寶末寇劇憑陵突河華音盡天旋虧

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謂陳希烈

等漢劉歆字子駿佐王莽為國師元老用武夷用委師而勸進謂哥舒翰等晉

石勒所破勸勒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許謀

大同許凶于切大也說文誓鳩武旅以遏橫潰上戶孟切裂裳

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呼火切柱厲不知而死難去聲列

叔事言教公自以為不知已去之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愧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狼睫見黜而

奔師黜之狼睫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馬忠謀朗



然萬天齊力一作志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

群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城三者為雉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

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謂周禮諸臣之復拔我義類扼於睢

陽前後捕斬要遮要去聲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音疏

疎後漢班超在疏勒而龜茲姑墨數攻疏勒超孤辛接吏士單

少拒守歲餘又耿恭據疏勒匈奴擁絕澗水救兵不至車師復

叛與匈奴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盱音吁眙音怡宋文帝元

輔國將軍臧質賊徒乃棄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呂氏

堅守三旬不拔春秋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志益專於三板史記

公偷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遂撥不攻宋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三偏陽懸布之勁一本作巧

國引汾水灌其城上不沒者三板十年晉伐偃陽主人懸布秦革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左傳襄公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板即懸字隊即堞字汧城鑿堞

比韓更從

之奇汧音牽其事未詳或曰田單穴城火牛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臨力鳩切

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但牽羊以逆示服為臣撲其心

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

敝邑易諸侯環顧而莫救唐張巡傳時賀蘭進明也臨淮許國

命阻絕而無歸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巡設以有盡之疲

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乞師

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好呼報切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

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

死孤城首碎秦廷終惰無衣之賦憤武巨切左傳定公四年申

无衣九頓首而坐故吏信賦包胥如秦乞御秦哀公為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楚詞九



篇云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燹之歎息

後漢傳燹為漢陽太守賊欲送燹歸鄉里燹嘆曰吾行何之遂戰沒

羽生得奇之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同日漢

表紹執滅洪殺之陳姓曰寧與滅洪同日死直臣致憤惜蔡恭

於累旬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

彈景宗曰道恭云逝成守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

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緜祿皆受顯秩

賜之士田葬刻鮑信之形魏初平三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尸

本作鮑陵圖龐德之狀魏龐德與關羽戰敗不降為羽所殺魏

勳者非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踐捷於會稽乃令於三

禁降伏官其子注云仕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前漢百官表武帝時從

其子而教之官教以五兵舉門關於周典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

魏羽林孤兒門閉之委積也死政之老徵印綬於漢儀後漢張奐云吾前後

死事者之父母孤子也艾即綵綬要音悞中要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

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謹以怒寇謹二

音勇也列子无以立謹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

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辰為射敵之日世

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

雲字其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

施涪二州涪音浮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

議論



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

身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

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

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溫序為隗

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郡平侯其隣

相夢序告之曰父客思鄉里壽即奔官乞歸葬帝許之鹿麟

閣中即圖之詞可繼前漢趙充國以功德盡未央宮至成帝時

國圖畫而頌之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乃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

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

周鄭斐斐群凶斐盧舍切貪也寧氣彌盛長蛇封豕封大也見左

傳定公四年踊躍

不定此彼睢陽吃魚乞制其要領童云上一選切前漢張騫傳

持衣者則執要與領故以為喻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偵五

同視也賊攻睢陽為雲梯置精兵其上惟之臨城巡濬鑿三穴

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鈞之一穴中出木柱之一穴中出鉄

籠盛火焚之鈐馬非艱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折骸猶競左宣十五年華

浩七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

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唐忠義傳雲雲彼執

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鬻雲笑曰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

將欲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遇害力東盡兇威西惡女六切

孤城既拔渠魁受戮緞雷霆之誅

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隴江漢淮湖群生成育倬焉勲

烈孰與齊躅厨玉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



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  
虔孝嗣望慕無窮刻碑河許萬古英風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五

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六祖名惠  
能姓盧氏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馬摠扶風人為嶺南節度使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

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

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

幢蓋鍾鼓江幢傳切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

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

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詩飛淫流張云詩蒲味切亂也



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特世更揚墨黃老益雜其

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記樂記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傳日錄梁武帝問達摩曰朕造

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六傳至大鑒本天

功德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空王子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稱傳授達

摩傳惠可為二祖惠可傳察為三祖察傳道信為四祖言傳弘忍為五祖忍傳

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耐能即一聽其言言希以

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衣鉢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

度其可行度待乃居曹溪韶州地名唐咸亨未為人師會學去

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

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

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

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

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

始立朝謂馬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畜夷連身毒

之西身毒史記上音捐下音篤前漢下音篤一名天浮船

聽命咸被公德受旂壽節旂沃切羽葆幢又徒刀大到二切

大到切羽毛幢也以繫牛尾為之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

不怒人畏無罍逆各切諱也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

鑿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龍其龍曰達摩

乾上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終揖于深揖一作



少備

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厓合猥附不夷其  
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馳徒結乃  
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值乎根不  
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  
人道進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  
大行乃誄曾水切壘也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  
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獲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  
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亂圖堅求胤  
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施一本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  
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般舟和  
悟也悟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  
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  
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音酉以以為僕役而媒之媒音  
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  
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  
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  
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施施不尸其功公始  
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誥公誥公學於東山忍公性周黃梅皆有



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  
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由一本見蒙慈  
本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  
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  
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  
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  
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眾峻以  
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放本或服庇草木蔽管隆仰攀俯取食以  
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台

事大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三第傳教國  
師父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  
之茲石書玄蹤

###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  
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  
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  
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  
界吾宇也戒焉之墉惠焉之力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  
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眾無涯潘云善薄胡切



云菩提薩埵唐言覺有情也從簡稱菩提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

道可聞者如此而上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潘云般若此未切

若而也切梵語謂智惠也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

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

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為得其歸和尚勤

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

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楞音接伽音階

不越閫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

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

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

終遂以其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

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

聖有道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父益微世罕究陳

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本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

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

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夷益切厭也葬從我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揚



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  
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揚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  
李萼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  
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揚公其揚以其隱地為道場奉  
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  
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  
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其為之傳李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  
崔行儉為博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  
公自餘杭揚憑自臨賀將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  
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  
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  
今之空愚一作空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器  
器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  
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潘云如居牙切兼書  
一名歎光達摩當作磨莫臥切西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  
天弟二十八祖東震旦士謂之初祖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  
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隋末出家事弘忍弘忍卒秀乃居  
持寺天下散傳其道謂南北相訾音紫反矣鬪狠其道遂隱鳴  
秀為北宗能為南宗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



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慰胡困切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

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非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

明論推一而適萬事無難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

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

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

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

木龕密石以益其居龕音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其李公其

侍郎呂公其揚公其裴曾李巽御史中丞房公其咸尊師之道

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其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

沒其弟子玄覺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

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釋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

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

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嶺山張云岫嶺拘

音古后切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

莫徵旁行胡即切徒聽浮言空有互鬪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

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

無極動言有為寂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君不飾貴賤之來我道

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

一作動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卷之六





程